翠袖乾坤

查小欣

王祖藍成湖南衛視新貴

王祖藍是模仿能手，扮誰似誰，必能逗得觀眾發笑，湖南衛視因而邀請他任《百變大咖秀》評判，成為星期四最高收視節目，與《快樂大本營》、《天天向上》成為皇牌節目。

祖藍回想第一次參與演出的情景：「當時未準確拿捏內地觀眾的喜好，於是選擇大家最熟悉的陳奕迅和張學友，現場觀眾反應非常好，電視台方面即時定下逢星期四我做評判及表演嘉賓的協議。」每星期要到湖南衛視去，另一方面香港又要做《福祿壽》節目，相當忙碌，除體力勞動外，還要不斷變新點子，腦筋也相當疲累，祖藍則越忙越起勁。

「《百變大咖秀》受歡迎，吸引到其他電視台來跟我斟洽開新節目，其他演出工作亦陸續有來。」眾所周知，拍內地劇片酬甚高，偏偏祖藍推了不少劇，他非嫌錢腥，而是「我想拍，但暫時未發現一個適合我的角色，如果有我一定拍。」

「如果拍內地劇便一定要離開香港起碼一兩個月，你捨得李亞男嗎？」

祖藍坦白：「是會不捨，但為工作也沒辦法，到時才算吧。」

最近祖藍才完成他首個編寫的劇集《老表，你好嘢》，由張繼聰、王苑之擔演，「我唸演藝學院時，專注寫劇本的，剛巧無綫肯給我機會。」

「為免別人質疑我自編自演會加重自己戲份，派個好角色給自己造成利益衝突，我落筆時非常小心，拍出來的效果令人十分滿意，跟張繼聰、王苑之合作很開心，張繼聰是演藝出身，演技入木三分，王苑之很聰明，第一天尚未適應，第二天已能非常投入角色。」

祖藍編寫的處女劇明年一月播出，祖藍充滿期待，「一月是個好檔期，我希望觀眾喜歡。」

天言知玄

楊天命

唇馳的皇帝

最近正在追看內地近年拍攝的大型連續劇《三國》，由於天命從沒有讀過記載史實的《三國志》，也沒有看完小說《三國演義》，所以不能評定此劇是否忠於歷史或原著，不過單從戲劇而論，它確是劇力萬鈞，人物亦相當立體且有血有肉，令人不禁對三國這個天下紛亂的時代充滿興趣。

在眾多的人物中，自然以曹操和劉備給人留下最深的印象（我相信諸葛亮也定會令人眼前一亮的，不過寫這篇稿時，這位人物還未出場！）但以演員的選擇而言，我則對出場不多的獻帝劉協刮目相看。也不知道是這位演員刻意的演技，還是其人真的如此，這位君主不但上下唇厚，嘴巴還經常半合半開，所以就算不說話，又或不借任劇情的帶動，他已自自然然地給人一種懦弱的感覺，還有他那種老是戰戰兢兢的眼神，更把這個自小任人擺佈的沒用皇帝，演得活靈活現。

他這種嘴唇經常半合半開的情況，在相學中穩為「唇馳」，代表其人意志力薄弱，易受誘惑唆擺，一生難成大事。其實上下唇厚已有頭腦不佳，不懂說話的弊病，若再配上唇馳，更幾乎能肯定是位終生不能自主，以及需要身邊人擔心照顧之人，如此的相格，可謂完全符合這位被人「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帝皇劉協的一生。

各位不妨留意一下，不少成功人士，尤其是靠自己白手興家的鬥士，幾乎十居其九也是兩唇緊合的，皆因此乃意志力充足之象，其實若沒有如此的鬥志，又焉能經得起爬上高位的路途上，所遇到的挫折及鬥爭？

琴台客聚

彥火

諾獎只是一個開端

之前莫言的長篇小說《檀香刑》，獲得茅盾文學獎，當時我感到欣慰，也感到有點驚訝。因為這部小說是饒有現實批判性的。

莫言去年十二月二日在香港中文大學以《文學與我們的時代》為題的公開演講，曾特別提到他創作《檀香刑》的背景。

莫言說，他寫這部小說是因為他認識到一位退休獄警而獲得靈感的。他說道：「我的一個鄰居曾經在遼寧當過獄警，退休回來經常說起認識張志新，也描述過當年張志新在監獄裡的一些情況，他也對張志新寧死不屈表示很深的敬意。我就想，這個人明明知道張志新是烈士，為什麼不對自己當年當獄警進行反思呢？為什麼不懺悔呢？而且從他的隻言片語中，隱隱約約感覺到他也參與過虐待和處罰張志新。我想這樣一個人該不該懺悔？但他毫無懺悔之意！」

這種人所以不自我反思，是因為他們為惡行找到藉口，正如這個獄警的解釋：「這跟我是沒有關係的，我是一個獄警，在崗位上，要執行上級領導的命令，他們要我們打她就打她，他們要我們把她的喉管切斷，就把她的喉管切斷，因為她是反革命，而我們是獄警，我們是代表國家。所以我們個人沒有任何責任，有責任應該讓社會、讓國家、讓歷史承擔去。」

作為思想者的莫言，在聽罷這一番話也感到困惑。因此，他對自己作一連串的反問：「……這個人到底是有罪還是沒有罪？他到底是該懺悔還是不需要懺悔？他是否可以就這樣推得一乾二淨，他是否能夠主動地替歷史承擔責任？他是不是可以認識到在這樣一場巨大的罪惡當中，他這個參與者也是有罪的，他的手上也是沾滿血的？由此我就想到我應該寫一部小說，而恰好看到了一些歷史資料，就開始構思《檀香刑》這部作品。」

我個人在閱讀《檀香刑》的時候，對我們老祖先發明的酷刑及把酷刑發揮到了極致，觸目驚心，幾乎看不下去。最近曾與來港的北京大學終身教授嚴家炎先生談起此事，他認同莫言的說法：「這部小說看起來是寫歷史，實際上還是寫現實，從現實生活中受啟發，不過借清朝的舊瓶裝了時代的新酒。」

嚴家炎是茅盾文學獎的評審之一，他個人對《檀香刑》，是非常欣賞和肯定的，原因是小說帶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嚴教授十分推崇莫言的作品，他說莫言的作品具有普世的價值觀。

莫言曾莊容地說：「我想，時至二十一世紀，一個有良心有抱負的作家，不會再去為某個階級或是政黨充當吹鼓手，他應該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遠一些。他應該站在人類的立場上進行他的寫作，他應該為人類的前途焦慮或是擔憂，他苦苦思索的應該是人類的命運，他應該把自己的創作提升到哲學的高度，只有這樣的寫作才是有價值的。」

（《莫言的獲獎》之四）

百家廊

吳小彬

重溫 薩特

平生喜好不多，煙酒不沾，只愛購書讀書。月積年累，買來的書也堆滿了一間屋子。兩天前，忽然興起，我動手整理放得雜亂無章的書籍，欲將之分門歸類。這一下，翻出三、四本久未謀面卻又非常重要的書來，其中就有商務印書館1980年出版的《外國哲學資料》第五輯。

由於出版年代較久遠，此書紙頁已發黃，捧書在手，諸多往事漫上心頭。這是一本對我而言很珍貴的書，裡面收集了海德格爾、薩特等人的訪談文章，當年我租住在郊區，苦讀哲學、歷史，正是這本書，拓寬了我的視野，加深了我對西方哲學特別是存在主義的理解。時光荏苒，忙於工作和寫作的我，已有將近20年沒有讀過此書了。此番再見，如遇故友，我拂去書上的塵土，坐下來重新閱讀一遍。

閱畢，天已近晚，北國的深秋，冷意蕭然，我卻不覺得涼，心裡正因重溫了薩特有關生活和創作的言論，感慨不已。

薩特對採訪他的記者說，1957年以後，我一直懷着極其迫切的心情工作着，《辨證理性批判》的寫作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這本書死死地纏住了我，奪走了我的全部時間。我嚼着興奮藥片——後來一天要吃20片——每天在這本書上幹十個小時。興奮劑使我能夠快速思考和進行文章表現，其速度至少比平常高出一倍。可這樣的超常寫作，也損害了我的健康。我並不懊悔，身體健康是為了甚麼呢？光是健康有甚麼用？寫書對我來說更重要，更有意義。

薩特童年的時候，右眼就失明了，所以他僅有一隻眼睛能用於閱讀、寫作。他寫出了《存在與虛無》、《想像》等哲學著作，寫出了多卷本長篇小說《自由之路》，還創作了《禁閉》、《蒼蠅》等劇本。他的思想和著作，對於二戰以後的世界特別是年輕一代人有着重大意義。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發生一個又一個政治、社會事件時，薩特從不沉默，他寫文章、辦雜誌、做演講，表明自己的觀點，展示自己的立場。他強調文學應該介入生活，干預社會。他認為，人是一個怎樣的人，說到底是由自己選擇的，是由個人的行為和行動表現出來的，這些行為和行動構成了他的存在，而存在先於本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脫離了人的行為和言論的本質，本質是由人的存在證明和展示的。薩特的思想與主張，影響了西方和東方很大一批人。薩特當然知道自己的地位和重要性，他樂意並擅長與現代媒體打交道，不放過任何表達及展現自己思想的機會，他鼓勵人們勇敢面對荒謬和錯悖的世界，與不正道、不公平的社會現象做持久鬥爭。

薩特對文學創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認為，作家應該是反思的、批判的，應該保持這樣的態度——如果不進行反思和批判，社會將變成甚麼樣子？所謂介入生活，不僅僅是對不公正、不公平的社會的一種批評，同時，也是在以一種轉換的形式和方法維護它，是在試圖讓更多的人看到社會的真實，以得出他們自己的結論，並在此基礎上做出行動上的選擇。所以，作家的寫作必須是質疑的，「如果不對一切質疑，寫作就不可能是批判性的」。由此，薩特推導出一個有名的論斷：「每個作家都在進行寫作冒險，這些冒險活動是對整個人類的挑戰」。

薩特還說，如果文學不要求一切，它就毫無價值可言。一種強烈的自尊感，對作家是必要的。只有帶着這種自尊感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才能有所成就。

薩特這裡談到的文學創作要領，我以為可以適用於所有文本寫作。就個人寫作經歷來說，我也感到，寫作是一個極其艱辛的過程，充滿了太多的未知數，一點不錯，寫作有時就是一種冒險，你不知道手裡的筆會把自己帶向何方。當一件又一件觸目驚心的事實擺在那裡，當一個又一個問題不斷湧現，你要弄清事件的真實原委，你要搜集資料，仔細梳理，你不僅要還原事件真相，還要探究事件相關人的內心世界，他是誰？他來自哪裡？他何以如此作為？他為甚麼要講出那樣的話？這種考察和探究其實是與文學創作庶幾類同的。有時，想寫一篇文章，我心中只有一個大致的設想，走到書桌前，甚至在寫了許久之後，還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寫出怎樣的稿子來。很多情況下，文章的主題是在寫作的逐步推進中才慢慢浮現的。文章主題確定了，還要為文章找到基調，找到韻律，找到節奏。

■薩特 網上圖片

在費了很大氣力，還沒有找到文章主題和節奏時，那是我最痛苦的時候，心情鬱悶灰暗，想要放棄寫作的念頭一次次出現，有時就真的放棄了。當然，某些時候我會想起薩特的經歷。薩特那樣大的聲望及成就，也有不少寫不下去的事例呀。他就坦言有些作品寫了好久，實在難以繼續，只好廢棄。我就在想，在寫作的道路上，我並不孤獨。現在這篇文章，如果你不寫，不義、不道的事情仍然在那裡，作惡之人還在逍遙，你不向他表達批判和義憤，難道還要等着別人來代替你表達嗎？別人的批評和憤怒，能代表你嗎？現在寫作碰到了難關，你就氣餒了，就要放棄寫作，你放棄了批評，你何以證明自己？你何以面對自己的良知？你何以證實自己的存在價值？這樣一想，我就會踏下心來，按下浮躁的情緒，重新進入材料和寫作之中。

還有這樣的情況，文章寫作遇到了阻障，或是怎麼也想不出一個好題目，我茶飯不思，連晚上出去散步的時候都在想，左想不行，右想也不好，回家倒頭睡下，夢中還在想。白天寫作遇到的障礙，有時在睡夢中被突破了，只覺得下筆如有神，流出的文字如滔滔江河；有時白天怎麼也想不出的好題目，真的就在夢中找到了，睜眼醒來，只需將在夢裡想到的題目改動一、兩個字，就是絕妙好題。每每這個時候，我都會披衣起床，一邊將題目寫在紙上，一邊笑話自己：半癡也，半傻也，這個世界需要你的這份熱情嗎？

是啊，薩特在《存在與虛無》裡就寫道：「人是一種無用的激情」。我們的寫作，其實是為着一種理想寫的，是為了向社會展示公正和道義的價值還是有人在堅持寫的，同時也是為了向自己證明自己寫的。所以，你不要對文章的結果抱太多太大的希望，文章都有各自的命運。

晚年的薩特，身體情況更糟了，左眼也失明了，他已沒有了寫作的能力。他說：我不能寫作了，我已經完全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說得更準確些，以前我存在，現在不復存在了。這位著作等身的寫作者，這位被無數讀者奉為人生導師的人，回顧自己的生命歷程時沒有感傷：我對自己的一生非常滿意。重要的是應該做的事情我都做了。總之我已經做了。

唉，人都會老的，沒有辦法。薩特的話提示我，不要懈怠，不要懶惰，要抓緊時間，要珍惜自己現在的時光。要有意志力，要尊重自己手裡的筆，要努力，要寫出應該寫出的作品來。如此，才不枉度一生。

杜亦有道

阿杜

榮升一級

禮失求諸野，過去推小車五香粉鹵水滾得巴巴響的「牛雜」香噴美味誘人食慾，但如今街頭巷尾找一檔真正好味充腸的「牛雜」已不可得，饞嘴如在下之超級為食貓吃遍港九新界甚至吃到有美食之鎮的澳門去，也吃不着一檔好牛雜了。近年北角新光戲院旁小店大大招牌「第十三座牛雜」檔口前常站滿人，吃之已無昔日街頭牛雜「測測測」（小販拉動大剪刀之聲音）之美味適口，灣仔肥姐牛雜，西灣河太安樓之大廈牛雜也難稱美味。

最負盛名的是澳門牛雜，澳門最旺區新馬路和盧石堂街口交界之一檔「明記牛雜」，不少港客追着吃了十年，如今也是今非昔比。最滑稽是十月初五街路尾的一檔爛鬼樓六記牛雜，半個香港文字界專欄老友都推崇萬分，說什麼香港特首也專程去吃過，此處之「牛雜粥」是真正新鮮牛雜下粥生滾而出，原味爽口一試難忘云云。但阿杜專程去過兩次，一次還是澳門漫畫家阿正帶路，阿杜一吃入口就想吐，完全不是牛肚、牛膀生滾下粥，而是一般街邊鹵水牛雜檔之牛雜剪碎了放入白粥中一攪就奉客，吃之真索然無味。澳門還有十月初五街一檔名檔「六記」手打麵，一再傳出前曾特首是他忠實擁躉，每遊澳門必去幫襯一次。阿杜去吃過兩次皆粗韌粘牙，由此下了決心再不受傳說之誘永不回頭光顧。吃遍澳門只有營地口街市二樓熟食檔一個老頭子之牛雜檔年年保持水準，但此公甚懶不常常開檔，常有老友撲上去「摸門釘」尋不着。

如此這般美食之鎮也褪了色，無論港澳廣州想吃一頓真正快意美食已不容易，吃來吃去只有一檔十年光顧都保持水準以上的便是中上環歌賦街九記牛腩粉，只有此檔是未令人失望過，原來城中富豪劉鑾鴻都是九記擁躉，阿杜得知為之榮升一級之感。

隨想國

興國

吃飯的方法

吃飯也有方法？當然。不過那是指吃得健康的方法。如果不講求健康，吃飯當然是隨自己的意思，什麼方法也不必遵守。

吃飯吃得急的人，未經咀嚼就吞進肚子裡，消化自然是大問題，吸收營養也是問題，會引起容易肥胖的問題我倒是沒有想到過。專家說，原來吃飯吃得急，會導致飽食中樞來不及反應，告訴進食者可以停止的時候，就吃得過量了。還有就是狼吞虎嚥會吞下大量空氣，會引起漲氣。

和我一起吃飯的朋友常常對我說，怎麼都不見你吃東西的？我就笑說，我的外號叫老鼠，吃東西通常都不讓人看見，所以吃飽了別人也不會發現。好在我吃雖然很快，但卻知道自己應該吃多少，所以不會收不到「可以停止」的訊息，不會引發肥胖的問題。

我有段日子人很肥，原因在我看了專家談吃飯的方法後才明白，原來因為以前做傳媒的工作，深夜二點才收工，收工後必然和同事去吃宵夜，而宵夜吃得多，人就不得不發福了。

專家建議，要吃得健康，千萬別在吃飯時，配上手機、電視、電腦，甚至工作。但是，在這個忙碌的社會，大多數人都會做出以上行為。特別是手機可以上網呀什麼的，一邊吃飯，一邊以手機來做菜餚的人愈來愈多。

而我呢，最近雖然沒有配上以上的物件，但卻一邊吃飯一邊啃小說。我在村上春樹出版《1Q84》前兩冊時，迫不及待地訂購了精裝本，那時就茶飯不思的一口氣看完。等到第三冊出版時，我特地不急着買，等一年多之後才買回來看，結果，吃了多日的配書本飯之後，以為可以有如專家說的可以吃一頓健康的飯時，想不到那段時間東野圭吾的翻譯作品，連續出版，我是東野迷，只能繼續吃飯配小說了。

吃飯的方法，我覺得配小說特別美味，因為我吃的是不太好吃的快餐，而根本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麼，多好！

路地觀察

湯禎兆

東野的商法幻術

東野圭吾的小說取材遍及社會的不同層面，透過其中自然可以認識日本的真實面——尤其是黑暗的一面。嚴格來說，他的小說沒有商戰小說類型元素——雖然如《流星之絆》乃由料理店配方之謎而牽引出命案格局，而《布魯特斯的心臟》也涉及機械人公司的內部角力爭逐，但基本上都是以推理小說的範式來作為藍本，商戰乃至背後的詐騙佈局始終屬甜品地位。

然而我認為此也絕不妨礙讀者的閱讀趣味，而當中的更可大大提升小說處境的現實性，令人有高度置身於日本社會中的存在感。對我來說，《時生》及《流星之絆》留下的印象均較為深刻。前者提及主角拓實年輕時是浪蕩兒，擔任的工作也和詐騙有關，那原來是一種問卷欺詐的佈局——先在東京街頭找上一些看上來土頭土腦的外來青年，然後透過問卷調查進行攀談，藉此了解對方身上有多少現金，然後再就金額數目擬定相關策略，把無甚作用的所謂旅遊優惠券推銷出去，當對方不為以甚上釣後便立即翻臉不認人。所欺騙到的雖然都是幾千至一萬日圓的有限金額，但正好反映出社會的險惡無處不在，無論身處何方位於哪一階層也不能倖免。

至於《流星之絆》更可說是把騙術作洋洋大觀式的展現，切入點是被人殺害了父母的三兄妹，本來身世已經非常悲慘可憐，但東野更落井下石把他們的成長階段，加插了很多被人騙財的經歷，為三人借此契機把心一橫成為職業騙徒作好了「報復」的鋪墊。而他們所用的伎倆更加精確縝密，由於三妹靜奈姿色過人，於是常以她為餌，誘使他人墮入桃色圈套，從投資基金到為達成保額業績等不一而足，總之就是以楚楚可憐再加上細緻具體的商務資料背景，令目標墮入網中不能自拔。

我被東野吸引的不僅是商法幻術的趣味，更重要的是作者背後顯然是對社會的生存法術加以嚴正批判。事實上，正是病入膏肓的社會毒性迫人走上魔道，靜奈最初也是中了資格商法的陷阱——被人招攬誘使參加美容師資格的課程，才知道無辜受騙。換言之，強化了不是人吃你就是你吃人的魔性本質，當然也有如《時生》中拓實撒手不幹的安排，但東野對社會的陰暗面還是冷凝暗諷，大家只能成為共犯墮落下去。